抱朴子/卷1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內篇・卷九 道意

抱朴子
內篇・卷十 明本
作者：葛洪

內篇・卷十一 仙藥

或問儒道之先後。抱朴子答曰：“道者，儒之本也；儒者，道之末也。先以為陰陽之術，眾於忌諱，使人拘畏；而儒者博而寡要，勞而少功；墨者儉而難遵，不可遍循；法者嚴而少恩，傷破仁義。唯道家之教，使人精神專一，動合無形，包儒墨之善，總名法之要，與時遷移，應物變化，指約而易明，事少而功多，務在全大宗之樸，守真正之源者也。而班固以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，謂遷為謬。夫遷之洽聞，旁綜幽隱，沙汰事物之臧否，覈實古人之邪正。其評論也，實原本於自然，其褒貶也，皆准的乎至理。不虛美，不隱惡，不雷同以偶俗。劉向命世通人，謂為實錄；而班固之所論，未可據也。固誠純儒，不究道意，玩其所習，難以折中。夫所謂道，豈唯養生之事而已乎？易曰：立天之道，曰陰與陽；立地之道，曰柔與剛；立人之道，曰仁與義。又曰：易有聖人之道四焉，苟非其人，道不虛行。又於治世隆平，則謂之有道，危國亂主，則謂之無道。又坐而論道，謂之三公，國之有道，貧賤者恥焉。凡言道者，上自二儀，下逮萬物，莫不由之。但黃老執其本，儒墨治其末耳。今世之舉有道者，蓋博通乎古今，能仰觀俯察，曆變涉微，達興亡之運，明治亂之體，心無所惑，問無不對者，何必修長生之法，慕松喬之武者哉？而管窺諸生，臆斷瞽說，聞有居山林之間，宗伯陽之業者，則毀而笑之曰，彼小道耳，不足算也。嗟乎！所謂抱螢燭於環堵之內者，不見天光之焜爛；侶鮪鰕于跡水之中者，不識四海之浩汗；重江河之深，而不知吐之者昆侖也；珍黍稷之收，而不覺秀之者豐壤也。今苟知推崇儒術，而不知成之者由道。道也者，所以陶冶百氏，範鑄二儀，胞胎萬

類，醞釀彝倫者也。世間淺近者眾，而深遠者少，少不勝眾，由來久矣。是以史遷雖長而不見譽，班固雖短而不見彈。然物以少者為貴，多者為賤，至於人事，豈獨不然？故藜藿彌原，而芝英不世；枳棘被野，而尋木間秀；沙礫無量，而珠璧甚鮮；鴻隼屯飛，而鸞鳳罕出；虺蜴盈藪，而虬龍希覿；班生多黨，固其宜也。夫道者，內以治身，外以為國，能令七政遵度，二氣告和，四時不失寒燠之節，風雨不為暴物之災，玉燭表昇平之徵，澄醴彰德洽之符，焚輪虹霓寢其祆，穠雲商羊戢其翼，景耀高照，嘉禾畢遂，疫癘不流，禍亂不作，巉壘不設，干戈不用，不議而當，不約而信，不結而固，不謀而成，不賞而勸，不罰而肅，不求而得，不禁而止，處上而人不以為重，居前而人不以為患，號未發而風移，令未施而俗易，此蓋道之治世也。故道之興也，則三五垂拱而有餘焉。道之衰也，則叔代馳騖而不足焉。夫唯有餘，故無為而化美。夫唯不足，故刑嚴而奸繁。黎庶怨於下，皇靈怒於上。或洪波橫流，或亢陽赤地，或山谷易體，或冬雷夏雪，或流血漂櫓，積屍築京，或坑降萬計，析骸易子，城愈高而沖愈巧，池愈深而梯愈妙，法令明而盜賊多，盟約數而叛亂甚，猶風波駭而魚鱉擾於淵，纖羅密而羽禽躁於澤，豺狼眾而走獸劇於林，爨火猛而小鮮糜於鼎也。君臣易位者有矣，父子推刃者有矣，然後忠義制名於危國，孝子收譽於敗家。疾疫起而巫醫貴矣，道德喪而儒墨重矣。由此觀之，儒道之先後，可得定矣。”

或問曰：“昔赤松子王喬琴高老氏彭祖務成郁華皆真人，悉仕於世，不便遐遁，而中世以來，為道之士，莫不飄然絕跡幽隱，何也？”抱朴子答曰：“曩古純樸，巧偽未萌，其通道者，則勤而學之，其不信者，則嘿然而已。謗毀之言，不吐乎口，中傷之心，不存乎胸也。是以真人徐徐於民間，不促促於登遐耳。末俗偷薄，雕偽彌深，玄淡之化廢，而邪俗之黨繁，既不通道，好為訕毀，謂真正為妖訛，以神仙為誕妄，或曰惑眾，或曰亂群，是以上士恥居其中也。昔之達人，杜漸防微，色斯而逝，夜不待旦，睹幾而作，不俟終日。故趙害鳴犢，而仲尼旋軫，醴酒不設，而穆生星行，彼眾我寡，華元去之。況乎明哲，業尚本異，有何戀之當住其間哉？夫淵竭池漉，則蛟龍不遊，巢傾卵拾，則鳳凰不集，居言於室，而翔鷗不下，凡卉春翦，而芝蓂不秀，世俗醜正，慢辱將臻，彼有道者，安得不超然振翅乎風雲之表，而翻爾藏軌於玄漠之際乎？山林之中非有道也，而為道者必入山林，誠欲遠彼腥膻，而即此清淨也。夫入九室以精思，存真一以招神者，既不喜諠譁而合污穢，而合金丹之大藥，煉八石之飛精者，尤忌利口之愚人，凡俗之聞見，明靈為之不降，仙藥為之不成，非小禁也，止於人中，或有淺見毀之有司，加之罪福，或有親舊之往來，牽之以慶吊，莫若幽隱一切，免於如此之臭鼠矣。彼之邈爾獨往，得意嵩岫，豈不有以乎？或雲：上士得道於三軍，中士得道於都市，下士得道於山林，此皆為仙藥已成，未欲昇天，雖在三軍，而鋒刃不能傷，雖在都市，而人禍不能加，而

下士未及於此，故止山林耳。不謂人之在上品者，初學道當止於三軍都市之中而得也，然則黃老可以至今不去也。”

或問曰：“道之為源本，儒之為末流，既聞命矣，今之小異，悉何事乎？”抱朴子曰：“夫升降俯仰之教，盤旋三千之儀，攻守進趣之術，輕身重義之節，歡憂禮樂之事，經世濟俗之略，儒者之所務也。外物棄智，滌蕩機變，忘富逸貴，杜遏勸沮，不恤乎窮，不榮乎達，不戚乎毀，不悅乎譽，道家之業也。儒者祭祀以祈福，而道者履正以禳邪。儒者所愛者勢利也，道家所寶者無欲也。儒者汲汲於名利，而道家抱一以獨善。儒者所講者，相研之簿領也。道家所習者，遣情之教戒也。夫道者，其為也，善自修以成務；其居也，善取人所不爭；其治也，善絕禍於未起；其施也，善濟物而不德；其動也，善觀民以用心；其靜也，善居慎而無悶。此所以為百家之君長，仁義之祖宗也，小異之理，其較如此，首尾汙隆，未之變也。”

或曰：“儒者，周孔也，其籍則六經也，蓋治世存正之所由也，立身舉動之準繩也，其用遠而業貴，其事大而辭美，有國有家不易之制也。為道之士，不營禮教，不顧大倫，侶狐貉於草澤之中，偶猿猱於林麓之閒，魁然流擯，與木石為鄰，此亦東走之迷，忘葵之甘也。”抱朴子答曰：“擲華騁豔，質直所不尚，攻蒙救惑，疇昔之所屢，誠不欲複與子較物理之善否，校得失於機吻矣。然觀孺子之墜井，非仁者之意，視瞽人之觸柱，非兼愛之謂耶？又陳梗概，粗抗一隅。夫體道以匠物，寶德以長生者，黃老是也。黃帝能治世致太平，而又昇仙，則未可謂之後於堯舜也。老子既兼綜禮教，而又久視，則未可謂之為減周孔也。故仲尼有竊比之歎，未聞有疵毀之辭，而末世庸民，不得其門，修儒墨而毀道家，何異子孫而罵詈祖考哉？是不識其所自來，亦已甚矣。夫侏儒之手，不足以傾嵩華；焦僥之脛，不足以測滄海；每見凡俗守株之儒，營營所習，不博達理，告頑令闇，崇飾惡言，誣詰道家，說糟粕之滓，則若睹駿馬之過隙也，涉精神之淵，則淪溺而自失也。猶斥鷃之揮短翅，以淩陽侯之波，猶蒼蠅之力駑質，以涉昀猿之峻，非其所堪，祗足速困。然而嘍嘍守於局隘，聰不經曠，明不徹離，而欲企踵以包三光，鼓腹以奮雷靈，不亦蔽乎？蓋登旋璣之眇邈，則知井穀之至卑，睹大明之麗天，乃知鷦金之可陋。吾非生而知之，又非少而信之，始者濛濛，亦如子耳，既觀奧秘之宏修，而恨離困之不早也。五經之事，注說炳露，初學之徒，猶可不解。豈況金簡玉劄，神仙之經，至要之言，又多不書。登壇歃血，乃傳口訣，苟非其人，雖裂地連城，金璧滿堂，不妄以示之。夫指深歸遠，雖得其書而不師受，猶仰不見首，俯不知跟，豈吾子所詳悉哉？夫得仙者，或昇太清，或翔紫霄，或造玄洲，或棲板桐，聽鈞天之樂，享九芝之饌，出攜松羨於倒景之表，入宴常陽於瑤房之中，曷為當侶狐貉而偶猿狖乎？所謂不知而作也。

夫道也者，逍遙虹霓，翱翔丹霄，鴻崖六虛，唯意所造。魁然流擯，未為戚也。犧膊聚處，雖被藻繡，論其為樂，孰與逸麟之離群以獨往，吉光坼偶而多福哉？”